

集部

韻語陽秋卷六

宋　葛立方　撰

老杜卒於大歴五年享年五十九當生於先天元年觀其獻大禮賦表云臣生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以此推之天寶十載始及四十則是獻大禮賦當在天寶九載也本傳以謂天寶十三載因獻三賦帝竒之待制集賢院誤矣其後又進西嶽賦序云上既封泰山之後三十年按史開元十三年乙丑封泰山至

天寶十三載始及三十年則是進西嶽賦在天寶十三載也老杜有贈獻納使田舍人詩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隨青瑣闥晴窻點檢白雲篇末句云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其云更有河東賦當是獻西嶽賦時也

李白古風云燕昭延郭隗遂築黄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予考史記不載黄金臺之名止云昭王為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昭王築

臺以尊郭隗亦不著黄金之名上谷郡圖經乃云黄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遂因以為名皇甫松有登黄金臺詩云燕相謀在兹積金黄巍巍上者欲何顔使我千載悲其跡當可得而考也

陳子昂感遇詩云樂羊為魏將食子狗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又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孤獸猶不忍況以奉君終一則忍於其子一則不忍於麑

故魯直懷荆公詩有啜羮不如放麑樂羊終媿巴西陳無已啟亦用此事所謂中山之相仁於放麑亂世之雄疑於食子是也然屬麑於秦西巴孟孫也非中山相也子昂徒見樂羊中山事遂悞作孟孫用無巳亦遂襲之魯直以西巴為巴西亦誤矣

何彼穠矣之詩美王姬而作也周姬姓故皇女皆稱姬如陳嬀楚芉齊姜之類是也後世凡婦人皆稱姬誤矣南朝人士皆謂姬人如蕭綸見姬人詩所謂狂夫

不妬妾隨意晚還家劉孝綽詠姬人未出詩所謂帷
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梁王僧擇為姬人怨詩所謂
還君與妾扇歸妾與君裘江揔為姬人怨服藥詩所
謂妾家邯鄲好輕薄特忿仙童一丸藥是也
聖相上字姬名書如州縣之縣者宮架也若州縣之縣
則别無他音嘗覩顔延之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獻
終襲吉郎官廣宴堂設象筵庭宿金縣沈約侍宴詩
曰回鑾獻爵繼金奏奠肆士辨儀胥人掌縣二人押

韻皆作州縣之縣用何耶沈佺期哭蘇眉州詩云家憂方休杼皇慈更徹縣則當作平聲押

韓退之詩曰離騷二十五王逸序天問亦曰屈原凡二十五篇今楚詞所載二十三篇而已豈非并九辨大招而為二十五乎九辨者宋玉所作非屈原也今楚詞之目雖以是篇併注屈宋然九辨之序止稱屈原弟子宋玉所作大招雖疑原文而或者謂景差作若以宋玉痛屈原而作九辨則招魂亦當在屈原所著

之數當為二十六矣不知退之王逸之言何所據耶

東坡詩云玉奴絃索花奴手玉奴謂楊妃花奴謂汝陽王璡也及觀和楊公濟梅花詩乃言玉奴終不負東昏何耶按南史東昏妃潘玉兒當是筆悞爾

近世作文者多以紫荷囊作侍從事用如宋景文詩所謂榮觀聳麟旗賦筆助荷囊之類承襲而用者非一而不知其誤也按晉書輿服志云文武百官皆有囊綬八座尚書則荷紫以生紫為袷囊綴之服外加於

左肩則所謂荷紫者非芰荷之荷乃負荷之荷也南史載周捨嘗問劉杳曰著紫荷囊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注曰橐囊也蓋人徒見南史有著紫荷囊四字遂作一句讀之殊未知晉書荷紫之義也

元結刺道州承兵賊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作舂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税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

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困乏流亡盡歸乃知賢者
所存不特空言而已
王儉少年以宰相自命嘗有詩云稷契康虞夏伊呂翼
商周又字其子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至其孫訓
亦作詩云旦奭康世功蕭曹佐氓俗大率追儉之意
而爲之後官亦至侍中
史載宋之問冉祖雍並賜死於桂州之問得詔震汗不
引决祖雍請於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决使者許

之而之問荒悖不能處家事及考之文集有登大庾嶺詩云兄弟遠謫居妻子咸異域則之問赴貶時未嘗以妻子行也又有發藤州及昭州二詩二州皆在桂州之南則賜死之地非桂州明矣豈史之誤歟

黄魯直詩云世有捧心學取笑如東施梅聖俞云曲眉不想西家樣餧腹還希二子清太平寰宇記載西施事云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家故李太白效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而東坡代人留別詩

乃云絳蠟燒殘玉斝飛離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舸
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似與衆字記所言不同豈
為韻所牽耶
杜子美柘中允除官制詩舊注以為柘者又以為正節
按杜詩云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柘
氏功彌存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當是有功於蜀
者方是時段子璋反於上元徐知道反於寶應而正
節為邛州刺史數有功則是正節無疑矣杜集又有

栢學士茅屋栢大兄弟山居詩議者皆以謂正節之居然詩中殊不及功名之事但皆稱其為學讀書爾茅屋云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山居云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疑是卭州立功之前

張籍居韓門弟子之列又以愈薦為國子博士東坡所謂汗流湜籍走且僵滅没倒景不可望者而籍作愈祭詩乃云公文為時師我亦有微聲而後之學者或號為韓張何耶

張籍送區弘詩云韓公國大賢道德赫已聞昨出為陽山尉區來趨奔韓官遷法曹子隨至荆門韓入為博士崎嶇從羈輪覲其游從之久疑得於韓者深也然考其文章議論之際乃不得預籍湜之列何耶韓集有送區弘南歸詩云我遷於南日周圍來見者衆莫依稀爰有區子熒熒暉覲以彝訓或從違我念前人譬葑非落以斧斤引纆徽雖有不逮驅騑騑觀此數語則韓雖以師道自任而區受道之質蓋有所未至

也其後又勉之以行行正直勿脂韋業成志立來傾頎其誨之者至矣集中又有送區册序韓文辨證云册即弘也未知孰是爾

韓退之雙鳥詩多不能曉或者謂其詩有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為公孔子不為丘之句遂謂排釋老而作其實非也前云一鳥落城市一鳥巢岩幽後云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則豈謂釋老耶余嘗觀東坡作李白畫像詩云

天人幾何同一漚謫儒非謫乃其游揮斥八極隘九州化為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息三千秋靡之不得矧肯求則知所謂雙鳥者退之與孟郊輩爾所謂不停兩鳥鳴等語乃雷公告天公之言甚其辭以讃二鳥爾落城市退之自謂落岩幽謂孟郊輩也各捉一處囚非囚禁之囚止言韓孟各居天一方爾末云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謂賢者不當終否當有行其言者

李白贈崔侍御詩云黄河三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何當赤車使再往名相如相如蓋自謂也觀此則白不可謂無心於仕進者然當時慢侮力士略不為身謀旋致貶逐而曾不悔使其欲仕之心切必不如是先是蘇頲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故白詩中每以相如自比贈從弟之遥曰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自漢陽病酒歸曰聖主還聽子虛賦相

如却欲論文章贈張鎬曰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白自比為相如非止一詩也

杜子美褒稱元結舂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二詩云兩章對秋水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淳朴億大庭又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為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盖非專稱其文也至於李義山乃謂次山之作以自然為祖以元氣為根無乃過乎秦少游漫郎詩云字偕華星章對月漏泄元氣

煩揮毫盖用子美義山語也

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相如乃止樂府詩集謂白頭吟者疾人以新間舊不能至白首故以為名余觀張籍白頭吟云春天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白頭時羅襦玉珥色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李白白頭吟云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願持照新人雙對可憐影其語感人深矣至劉希夷作白頭吟乃云寄言全盛紅顔子須

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惜紅顔美少年則是言男為女所棄而作與文君白頭吟之本意異矣

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間關秦隴負薪採梠餔糒不給困躓極矣自入蜀依嚴武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往來之勞備載於詩皆可攷也其曰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者言其地也經營上元始斷手寳應年者言其時也雪裏江船渡風前逕竹斜寒魚依密藻宿

鷺起圓沙者言其景物也至於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具幽深則乞榿木於何少府之詩也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緑李與黄梅則乞果栽於徐少卿之詩也王侍御携酒草堂則喜而為詩曰故人能領客携酒重相看王録事許草堂貲不到則戲而為詩曰為嗔王録事不寄草堂貲蓋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其經營之勤如此然未及黔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閬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

堂也遣弟檢校草堂則曰鵝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寄題草堂則曰尚念四松小蔓草易拘纏送韋郎歸成都則曰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塗中寄嚴武則曰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每致意如此及成都亂定再依嚴武為節度參謀復歸草堂則曰不忍竟捨此復來薙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屧萬竹疎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傍徨無依復捨之而去以史及公詩攷之草堂斷手於寳應之初而永泰元

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寓夔州雲安縣有此草堂者終始祇得四載而其間居梓閬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者僅閱歲而已其起居寢興之適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羇人也然自唐至宋已數百載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詩以為不朽之傳盖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

韓退之作李干墓志云余不知服食之說自何起殺人

不可計而慕尚之益至臨死乃悔其為而退之乃躬自陥之以至於死白樂天所謂退之服硫黄一病訖不痊是已陳後山作嗟哉行云張生服石奴下潦上乾如渇烏韓子作志還自屠自笑未竟人復吁葢為此也然樂天與刑部李侍郎詩云金丹同學都無益姹女丹砂燒即飛則樂天深知服食之無驗其肯以身試藥以自斃乎則自笑未竟人復吁之句未必然爾山谷在貶所曾公衮有書勸其勿服金石藥谷報

云公衮疽根在旁乃不可食庭堅服之如晴雲之在川谷安得有霹靂火也則知服金石者尤當屏去粉白黛緑之輩或者用以資色力其斃宜哉

韻語陽秋卷六

韻語陽秋卷七

宋　葛立方　撰

杜牧張祜皆有春申君絶句杜云烈士思酬國士恩春申誰與快寃寃三千賔客摠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張云薄俗何心議感恩謟容卑迹賴君門春申還道三千客寂寞無人殺李園二詩語意太相犯嗚呼朱英之言盡矣而春申不能必用李園之計巧矣而春申不能預防春申之客衆矣而無一人為春申殺李

園者所以起二子之論也余亦嘗有二絶云朱英在楚强黄歇黄歇如何弱李園一日棘門奇禍作自詒伊戚向誰論又先秦豈謂嬴為吕東晉那知馬作牛不悟春申亦如許敢憑宫掖闕邪謀

孔子謂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所謂及者繼也非企及之及謂甯武之愚而後人不可繼爾居亂世而愚則天下塗炭將孰拯屈原事楚懷王不得志則悲吟澤畔卒從彭咸

之居究其初心安知拯世之意不得伸而至於是乎賈生謫長沙傅渡湘水為賦以吊之所遭之時雖與原不同蓋亦原之志也白樂天諫史詩乃謂士生一代間誰不有浮沉良時真可惜亂世何足欽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信如樂天言則是以亂世為不足拯也而可乎議者謂誼所欲為文帝不能用者以絳灌東陽之屬讒之爾故誼之賦有云鏌鋣為鈍鈆刀為銛斡棄周鼎寶康瓠兮觀此是有憾於絳灌東陽

者雖然勃也嬰也敬也皆素有長者之譽必不肯害
賢而利已楚漢春秋别有絳灌豈其是耶
李太白至邯鄲登城樓詩云提携袴中兒杵臼及程嬰
空孤獻白刃必死耀丹誠是有取於二子甚重袴中
兒謂趙武也然司馬遷作趙晉二世家自相矛楯左
氏所書又復不同將何以取信於後世耶晉世家之
說曰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令庶子武為後趙世
家之說曰景公三年屠岸賈攻殺趙朔趙括等朔之

友人程嬰匿趙武於山中至十五年景公有疾立趙武左氏之說曰魯成公八年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按成公八年即晉景公十七年也或云匿武於山中或云畜武於宮中或云十五年而後立武或云未踰月而立武皆未知所據也

陽城德行道義為士林之所敬服德宗以銀印赤紱起

於隱所驟拜諫官可謂賢且遇矣故學生聞道州之
貶揆業而呌閽賢士愴驛名之同摛辭而頌德可以
知其賢不誣也然韓退之諫臣論乃極口貶之何哉
其言曰今陽子實一匹夫在諫位不為不久而未嘗
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之視秦人之肥瘠
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
士固如是乎考之本傳以謂他諫官論事苛細帝厭
苦㘰浸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客屢諫之第醉以酒

而不荅盖其意有所待也至徳宗逐陸贄欲相裴延
齡而城伏蒲之疏始上廷爭懇至累日不解故元微
之詩云正元歲云暮朝有曲如鈎飛章八九上皆若
珠暗投且曰事不止臣諫誓不休而白樂天亦云陽
城為諫議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軼舉必指佞臣卒
使不仁者不得秉國鈞柳子厚亦云抗志厲義直道
是陳盖退之諫論乃在止裴延齡為相之前而三子
頌美之言乃在陽城極諫之後爾

唐明皇以英銳身致極治以荒淫身致極亂自古人君成敗之速未有如明皇者鄭毅夫詩云四海不摇草九重藏慝根十年傲堯舜一笑破乾坤盖是意也開元之盛能致兵寢刑措之治者實姚宋輔政之功明皇可以無疑矣不三四年遽使去位及李林甫用事則盤旋糾固至十八九年敗國蠹賢無所不至猶以為未足也晚年顧力士曰海内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天下安得而不亂乎

宋之問方其謟事太平公主也則為賦以美之曰孕靈娥之素彩輝嫈女之淳精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諂結至宴飲其園亭為詩以美之曰賔至星槎落僊來月宇空玳梁飜賀燕金埒倚晴空姦傾既露慝間遂生而太平不樂矣匿張仲之之家而告其私規以贖罪之問亦含齒戴髮者所為何至如是乎

張均張垍兄弟承襲父寵致位嚴近皆自負文材覬覦端揆明皇欲相均而抑於李林甫欲相垍而奪於楊

國忠自此各懐觖望安禄山盜國垍相禄山而均亦受僞命肅宗反正兄弟各論死非房琯力救豈能免乎老杜贈均詩云通籍踰青瑣亨衢照紫泥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言均為中書舍人刑部尚書時也贈垍詩云翰林逼華盖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宫中漢客星言垍尚寧親公主禁中置宅時也二人恩寵烜赫如是則報國當如何而乃斁亂天理下比逆賊反噬其主夫豈人類也哉

晉盧諶先為劉琨從事中郎將段匹磾領幽州求諶為別駕故琨荅諶詩云情满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言諶弃已而就匹磾也厥後琨命箕澹攻石勒一軍皆没由是窮蹙不能自守乃率衆赴匹磾繼為匹磾所拘知其必死矣豈無望於諶哉觀再贈諶云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其詩託意欲以激諶而救其急而諶殊不領也琨既被害諶始上表以雪其寃終亦何所補耶

五王之誅二張也張柬之啓其謀桓彦範任其事敬暉崔元暐袁恕已各效其力坐使天后還政中宗即祚所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者誠為社稷之竒勲然尚有可恨者焉薛季昶勸除武三思而彦範乃謂如机上肉留為天子藉手彦範輩豈不知中宗非剛斷之主乎彼之意以謂三思方烝亂韋氏而中宗孱懦一聽其所為苟誅三思必不利於已故不肯誅耳不旋踵而自罹殺身之禍實自取之

也張文潜云繫狗不繫首反噬理必然智勇忽迷方
脫匣授龍泉區區薛季昶先事僅能言留禍啟臨淄
敗謀豈非天
漢成帝時張禹用事朱雲對上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劒
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
上大怒曰居下訕上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
檻折曰臣願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如雲者可謂忠
直有餘矣後世思其人而不可得則作為韻語以聲

其美肅宗時元載用事故杜子美詩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武后時傅游藝用事故盧照鄰詩云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願得斬馬劍先斷佞臣頭言當時立朝之士不如雲以二人之惡而告於上也若二人者姦諛百倍張禹夫腥臊之血豈足以汚尚方之劒乎宋景文云朱游英氣凜生風瀕死危言悟帝聰殿檻不脩旌直諫安昌依舊漢三公信乎去佞如拔山也

漢史載韓信教陳豨反有挈手步庭之議且曰吾為汝從中起漢十年豨東反高祖自將兵出張文潛曰方是時蕭相國居中而信欲以烏合不教之兵從中起以圖帝業雖使甚愚必知無成信豈肯出此哉故其詩曰何待陳侯乃中起不思蕭相在咸陽又一詩云平生蕭相真知己何事還同女子謀則又責蕭相不為信辨其枉也余觀班史吕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病强

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則斬信者相國計也縱使其枉相國其肯為辨之哉信死則劉氏安不死則劉氏危相國豈肯以平日相善之故而悞社稷大計乎〈艾〉潜後有一絶云登壇一日冠羣雄鍾室倉皇念蒯通能用能誅誰計策嗟君終日媿蕭公

韻語陽秋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韻語陽秋卷八至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李永寧

謄録監生臣王天禄

韻語陽秋卷八

宋　葛立方　撰

蘇武李陵在武帝時同為侍中金蘭之義素篤武拘於匈奴明年而陵始降雖逆順之勢殊悲懽之情異然朋友之誼此心常烱烱也觀陵海上勸武使降之言非不切至而武之所以告陵者不過明吾忠義之心而已而未嘗一語及陵之叛若告衛律者則不然盡辭詬詈歸之於不忠不臣之科而此以節義臨之幾

使惡死此亦可以見於陵厚也後武得歸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故李太白蘇武詩云渴飲月窟冰饑食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别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血蓋亦是意爾

張祜觀狄梁公傳詩云失運廬陵厄乘時武后尊五丁扶造化一柱正乾坤而山谷有鯨破橫流砥柱虎口舌國宗臣之句可謂善論仁傑者余謂仁傑不畏武

后羅織之獄三族之吏强犯逆鱗敢以廬陵反正為請者非特天資忠義亦以先得武后之心故也且張易之昌宗后之嬖臣也欲歸廬陵事大體重非二嬖之言后孰信之吉頊能以危言撼二嬖陳易吊為賀之計故二嬖敢從容以請而后意遂定於是仁傑之諫得行辛之遣徐彦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者由仁傑之言也故史援呂温之言稱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嗚呼仁傑其忠且賢哉按仁

傑傳始后欲立武三思而李昭德傳乃云洛陽人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為皇太子昭德力爭今考三思本傳不載為皇太子之說而承嗣傳云洛州人請立承嗣為皇太子岑長倩格輔元皆爭不從而不及昭德豈有牴牾耶

漢元帝時弘恭石顯用事京房劉向皆深嫉之嘗上書力詆蓋薰猶冰炭不能以共處理之必然也然房欲淮陽王為已助代王作求朝奏章何令外親上疏謂

小人在朝以致地動雖嫉惡之心切然於中實亦少貶矣使二子果輸忠於漢當明目張膽論至再三可也何暇為身謀而假之於他人哉故荆公詩云京房劉向各稱忠詔獄當年迹自窮畢竟論心異恭顯不妨迷國略相同後之論人物者儻取其心而略其迹則善矣

東漢李固忠直鯁亮志在討國不為身謀爭立清河遂忤梁冀以致身首異處當時有提鈇上章乞收固尸

如汝南郭亮者有星行至洛守衛尸喪如陳留楊羌者亦可見固以忠獲罪矣唐李華嘗觀黨錮傳撫卷而悲之且作詩曰古墳襄城野斜徑橫秋陂況不禁樵采茅莎無孑遺嗚呼生不能保其身死又不能保其藏骨之地天之不相善人何至是耶梅聖俞詩云後家誅黨人誰與李杜死死者有范滂其母為之喜喜死名愈彰生榮同犬豕故史臣以胡廣趙戒為糞土而馬融真犬豕哉

司馬遷游江淮汶泗之境紬金匱石室之書而作史記
上下數千年殆如目覩可謂孤拔初遭李陵之䤈不
肯引决而甘腐刑者實欲效離騷呂覽説難之書以
攄憤悱故荆公詩云嗟子刀鋸間悠然止而食成書
與後世憤悱鄙自釋觀史記評賛於范雎蔡澤則曰
二子不相戹烏能激乎於季布則曰彼自負才故受
辱而不羞於虞卿則曰虞卿非窮愁則不能著書以
自見於伍員則曰隱忍以就功名至於作貨殖游俠

二傳則以家貧不能自贖左右親戚不為一言而寄意焉則荆公釋憤悱之言非虚發也

老杜高自稱許有乃祖之風上書明皇云臣之述作沈欝頓挫揚雄枚臯可企及也壯遊詩則自比於崔魏班揚又云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贈韋左丞則曰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甫以詩雄於世自比諸人誠未為過至竊比稷與契則過矣史稱甫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豈自比稷契而然耶至云上感九廟

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爭守御床其忠盡亦
可嘉矣
文選載王粲公讌詩注云此侍曹操宴也操未為天子
故云公讌耳操以建安十八年春受魏公九錫之命
公知衆情未順終其身不敢稱尊而粲詩已有願我
賢主人與天享巍巍之語則粲豈復有心於漢耶粲
常說劉表之子琮曰曹公人傑也將軍卷甲倒戈以
歸曹公長享福祚萬全之策也厥後操以粲為軍謀

祭酒則以腹心委之矣

陸希聲隱居宜興君陽山今金沙寺其故宅也自著君陽山記叙其景物亭館如輞川尚可得其髣髴初僧䛒光從希聲授筆法繼以善書得幸於昭宗希聲祈使援已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湖洴澼人遂得名隱操蓋不足觀也常著易傳十卷觀其自序以謂夢在大河之陽有三人偃卧東首上伏羲中文王下孔子

下以易道畀予遂悟八卦小成之位質之象數有符契且云今年四十有七已及聖人之年於是作易傳以授門人崔徹王贄之徒復自為注今覲其書無可取者而怪誕如此其人亦可知後避難死於道路盖不能終君陽之居也

荆公作商鞅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余竊疑焉孔子論為君難有曰如其善而莫予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予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

乎蓋人君操生殺之權志在使人無違於我其何所不至哉商鞅助秦為虐而乃稱其使政必行何耶後又有謝安詩云謝公才業自超群誤長清談助世紛秦晉區區等亡國可能王衍勝商君則知前篇有激而云也杜子美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髙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則知所去取矣

謝靈運在永嘉臨川作山水詩甚多往往皆佳句然其人浮躁不羈亦何足道哉方景平天子踐祚靈運已

扇揺異同非毀執政矣及文帝召為祕書監自以名輩應叅時政而王曇首王華等名位踰之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則無君之心已見於此時矣後以游放無度為有司所糾朝廷遣使收之而靈運有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之詠竟不免東市之戮而白樂天乃謂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志欝不用須有所洩處洩為山水詩逸韻諧奇趣何也武帝文帝兩朝遇之甚厚内而卿監外而二千石亦不為不逢矣豈

可謂與世不相遇乎少須之安知不至其散而偏躁

至是惜哉其作登石門詩云心契九秋榦目翫三春

荑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不知桃墟之洩能處順

乎五羊之䬾能待終耶亦可謂心語相違矣

揚雄之迹曲諂新室議之者衆矣此置而不論雄之心

如何哉觀法言之書似未明乎大道之指也王荆公

乃深許之何耶詩云寥寥鄒魯後於此獨先覺又云

儒者陵夷此道窮千秋止有一揚雄又云道真沉溺

九流渾獨泝頽波討得源又云子雲平生人莫知知者倹芭稱其辭今尊子雲者皆是得子雲心亦與幾是以聖人許雄也東坡謂雄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與公矛盾矣

宋彭城王義康忌檀道濟之功會文帝疾動乃矯詔送廷尉誅之故時人歌云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當時人痛之盖如此柰何王綱下移主威莫立洎魏軍至瓜步帝方登石頭以思之又何補哉劉夢得嘗過

其墓而悲之曰萬里長城壞荒雲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浮鳩盖傷痛之深雖歷三百年而猶不泯也

馬少游常哀兄援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叚馬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爾故援在浪泊西里當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在水中之時輒思其言以謂念少游語何可得也泊武陵五溪蠻作亂劉尚軍沒而援貪

進不止方且據鞍矍鑠被甲請行遂底壺頭之困劉夢得經伏波神祠詩有一以功名累翻思馬少游之句可謂名言矣壺頭在武陵當是夢得為司馬時經歷故篇首言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壺頭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覇王之輔於是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此司馬遷之說也文王至磻溪見呂尚釣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時德合於今昌來提此尚書大傳之說也

太公釣於滋泉文王得而王此呂不韋之說也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初下得鮒次得鯉刳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此劉向之說也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歳若太公望則見而知之此孟子之說也是數說者皆言天産英輔以興周蓋非碌碌佐命者之可擬也而司馬遷乃摭或者之論謂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招呂尚求美女奇物獻於紂而贖西伯西伯

既脫三人有陰謀修德以傾商政此豈所以待太公哉歐陽詹云論兵去商虐講德興周道屠沽未遇時何異斯州老余比赴官宜春於壽昌道中見壁間題一詩云漁翁何事亦從戎變化神奇抵掌中莫道直鉤無所取渭川一釣得三公一以為傾商政一以為釣三公皆非知聖賢者

唐淄青李師道倚蔡為重稱兵不軌洎蔡平師道乃始震慴憲宗命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於是六節度之兵

輿矣故劉夢得嘗為天齊行二篇以快李師道之死夫師道猖獗狂悖反噬其主人怨神怒豈能居覆載之中乎故夢得云牙門大將有劉生夜半射落欃槍星又云泰山沉冦六十年旅祭不饗生愁烟今逢聖君欲封禪神使陰兵來助戰夫劉悟本軍之將也方為師道屯陽穀以當魏博乃倒戈以攻其主泰山本土之神也宜神其地而乃以陰兵助敵則人怨神怒可知矣將叛其君神叛其主豈非以此始者以此終

乎天之所報速矣

唐明皇時陳希烈為左相李林甫為右相高適各有詩上之以陳為吉甫子房以李為傅說蕭何其比擬不倫如是陳詩云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逍遥堪自樂浩蕩信無憂則無意於依陳上李相詩云莫以才難用終期善易聽未為門下客徒謝少微星則有意於干李按希烈傳林甫顓朝以希烈柔易乃薦之共政則權在林甫而不在希烈故適不依陳而干李也

余觀漁父告屈原之語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又云衆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釃此與孔子和而不同之言何異使屈原能聽其說安時處順寘得喪於度外安知不在聖賢之域而仕不得志狷急褊躁甘葬江魚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故班固謂露才揚已忿懟沉江劉勰謂依彭咸之遺則者狷狹之志也揚雄謂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孟郊云三黜有愠色即非賢

哲模孫郤云道廢固命也何事葬江魚皆貶之也而

張文潜獨以謂楚國茫茫盡醉人獨醒唯有一靈均

哺糟更使同流俗漁父由來亦不仁

韻語陽秋卷八

韻語陽秋卷九

宋 葛立方 撰

徐師川詩云楚漢紛爭辨士憂東歸那復割鴻溝鄭君立義不名籍項伯胡顏肯姓劉謂項伯籍之近族乃附劉而背項鄭君已為漢臣乃違漢而思楚也余嘗論之曰方劉項之勢雌雄未決也其間豈無容容狡詐之士首鼠兩端以觀成敗而為身謀者乎項伯是也其意以謂項氏得天下則吾嘗以宗族從軍畫策

定計豈吾廢哉劉氏得天下則鴻門之會吾嘗舞劒以蔽沛公矣廣武之會吾嘗勸勿烹太公矣劉氏豈吾廢哉高祖之封項伯殆以此也至鄭君則不然事籍籍死屬漢高祖令諸故楚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乃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觀此則鄭君與項伯賢佞可見高祖或逐或封皆狥情之好惡則知戮丁公者一時矯激之為也王儉七志曰宋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謝瞻所賦冠於一時今載於文

選者是也其曰鴻門銷薄蝕陔下隕欃槍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翾飛指帝鄉則子房輔漢之策盡於此數語矣王荆公云素書一卷天與之穀城黄石非吾師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為我立棄商山芝亦用此數事而論議格調出瞻數等東坡論子房袖槌之事以謂良不為伊呂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余觀之此良少年之鋭氣未足以咎良也圯上授書之後

所見豈前此哉

左太冲陶淵明皆有荆軻之詠太冲則曰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淵明則曰惜哉劍術踈奇功遂不成是皆以成敗論人者也余謂荆軻功之不成不在荆軻而在秦舞陽不在秦舞陽而在燕太子舞陽之行軻固心疑其人不欲與之共事欲待它客與俱而太子督之不已軻不得已遂去故羽歌悲愴自知功之不成已而果膏刃秦庭當時固已惜之然槩之於義雖

得秦王之首於燕亦未能保終吉也故揚子云荆軻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㢘也焉可謂之義也可謂善論軻者

盜殺武元衡也白樂天為京兆掾初非言責而請捕盜以必得為期時宰惡其出位坐賦新井篇遂之九江故因聞琵琶乃有天涯流落之感至於淚濕青衫之上何慽如此哉先文康公嘗有詩云平生趣操號安恬退亦怡然進不貪何事潯陽恨遷謫輕將清淚濕

青衫又云及泉曽改莊公誓勝母終回曽子車素綆銀床堪淚墮更能賦詠獨何如

李義山詩云本為留侯慕赤松漢廷方識紫芝翁蕭何只解追韓信豈得虚當第一功是以蕭何功在張良下也王元之詩云紀信生降為沛公草荒孤壘想英風漢家青史緣何事却道蕭何第一功是以蕭何功在紀信下也余謂炎漢創業何為宗臣髙祖設指蹤之喻盡之矣它人豈容議耶

韋蘇州睢陽感懷有詩曰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宿將謂許遠儒生謂張廵也盖當時物議以為廵死而遠就虜疑遠畏死辭服於賊故應物云爾韓愈嘗有言曰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斯言得矣廵死後賊將生致遠於偃師遠亦以不屈死則是遠亦終死賊也

三良以身殉秦繆之葬黄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繆而不在三良矣王仲

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為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欲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而衆駈之於後為三良者雖欲不死得乎唯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

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柳子之論合而過秦繆墓詩乃云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狥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横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繆公之意也

唐太和末閹尹恣横天子以擁虛器為恥而元和逆黨未討帝欲夷絶其類李訓謂在位操權者皆碌碌獨鄭注可共事遂同心以謀已而殺陳宏志於青泥驛

相繼王守澄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皆不保首領又斵崔潭峻之棺而鞭其尸剪除逆黨幾盡亦可謂壯矣意欲誅宦尹乃復河湟歸河朔諸鎮天子向之鄭注雖招權納賄然出節度隴右欲因王守澄之葬乘辟官臨送以鎮兵悉誅之謀亦未必不善會李訓先五日舉事遂成甘露之𤾍世以成敗論人物故訓注不得為忠至李德裕謂不可與徒隸齒亦太甚矣按唐史李甘與李中敏皆嘗論鄭注不可為相故甘有

封州之謫而中敏有潁陽之歸杜牧之贈甘詩云太和八九年訓注極虓虎吾君不省覺二凶日威武喧喧皆傳言明辰相登注和鼎顧予云我死有處所明日詔書下謫斥南荒去又有贈中敏詩云元禮去歸緱氏學江充來見犬臺宫曲突徙薪人不會海邉今作釣魚翁蓋深痛二公之言不行而訓注得恣其謀也蓋當是時仇士良竊國柄勢焰熏灼士大夫於議論之間不敢以訓注為是以賈殺身之旤故牧之之

詩如此嗚呼東漢之季柄在宦官陳蕃之徒以忠勇之資謀殪其黨而事亦不遂史載其名殆如日星而訓注以當時士夫畏懾士良輩遂加以姦宄之目而史亦以為亂人萬世之下無以自白其深可痛哉余家舊藏甘露野史二卷及乙卯記一卷二書之説時相矛楯甘露野史言上令訓等誅宦官事覺反為所擒而乙卯記乃謂訓等有逆謀蓋甘露史出於朝廷公論而乙卯記附會士良之私情也乙卯記後有朱

實跋尾數百言以乙卯所記為非是其說與野史同余故表而出之

杜牧之集有李給事詩二首其中有紛紜白晝驚千古鐵鑕朱殷幾一空之句謂鄭注甘露之事也又有可憐劉校尉曾訟石中書之句牧之自注云給事曾忤仇士良人遂以為給事者李石也余嘗攷之李石雖嘗為給事然劾鄭注之事史所不載雖載語言忤仇士良然亦在石拜相之後石既拜相則牧之詩題不

應以給事為稱其非李石明矣當時唯有李中敏與牧之厚善嘗因旱欲乞斬注以申宋申錫之寃帝不省遂以病告歸潁陽今牧之詩有元禮去歸緱氏學之句牧之自注云因論鄭注告歸潁陽又史云注誅還給事其後仇士良以開府廕其子中敏曰内謁者安得有子士良慙恚由是復棄官去由是論之則是中敏無疑矣

杜牧之作李和鼎詩云鵬鳥飛來庚子直謫去日彼辛

卯年由來枉死賢才士消長相持勢自然葢言鄭注
事也方是時和鼎論注不可為相旋致貶責故牧之
作詩痛之如此議者謂辛卯年在憲宗之時而憲宗
未嘗謫李甘李甘在文宗之時而文宗時無辛卯也
豈不誤乎余謂牧之所云非謂實庚子辛卯也鵬集
於舍班固書庚子之日日有蝕之詩人有辛卯之詠
借是事以明李甘之寃爾
唐穆宗時令狐楚為相為景陵使以傭錢獻羡餘怨聲

係路致有衡州之貶觀發潭州寄李寧常侍詩云君今待紫垣我已墮青天委廢從茲日旋歸在幾年又有荅竇鞏中丞詩末句云何年相贈荅却得在中臺亦可見其去國慘傷之情矣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楚之謂乎觀甘露之事則可見矣當是時也王涯等被繫神策仇士良白涯與李訓謀逆將立鄭注楚時以舊相在闕下文宗召楚至帝對楚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耶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嗚

呼觀望腐夫閹人而誣真人於死地楚忍為是乎甘露野史乃言尚賴舊相令狐楚獨為辨明若以史為證則野史之言未必公也

安禄山反永王璘有窺江左之意子陽勸其取金陵史稱薛鏐李臺卿等為璘謀主而不及李白白傳止言永王璘辟為府僚璘起兵遂逃還彭澤審爾則白非深於璘者及觀白集有永王東巡歌十一首乃曰初從雲夢開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又云我王樓艦輕

秦漢却似天皇欲度遼若非贊其逆謀則必無是語矣白既流夜郎有書懷詩云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旃空名適自悞迫脅上樓船從則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飜謫夜郎天宋中丞薦白啟云遇永王東巡脅行中道乃用白述懷意以拂拭其過爾孔巢父亦為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敗潔身潛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計則安得有夜郎之謫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

霧其序云蕪呈李白恐不能無微意也

韻語陽秋卷九

韻語陽秋卷十

宋　葛立方　撰

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焉慮君臣之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之篇所謂風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慮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勇婦之篇所謂淳于免詔獄漢主為緹縈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慮兄弟之義不篤也則有上

留田之篇所謂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荊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顦顇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處朋友之義不篤也則有箜篌謡之篇所謂貴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陵及光武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處夫婦之情不篤也則有雙鷰離之篇所謂雙鷰復雙鷰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窻繡户長相見徐究白之行事亦豈純於行義者哉永王之叛白不

能潔身而去於君臣之義為如何既合於劉又合於魯又娶於宋又携昭陽金陵之妓於夫婦之義為如何至於友人路亡白為權窆及其糜潰又收其骨則朋友之義庶幾矣送蕭三十一之魯兼問稚子伯禽有高堂倚門望伯魚魯中正是趨庭處君行既識伯禽子應駕小車騎白羊之句則父子之義庶幾矣如弟凝錞濟況綰各贈詩以致其雍睦之情則兄弟之義庶幾矣惜乎二失既彰三美莫贖此所以不能為

醇儒也

人之事親當以敬為主故孔子告子游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别乎東晳作補亡詩於南陔白華二篇每以為言南陔曰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白華曰竭誠盡敬亹亹忘劬可謂得孔子之旨矣今之人恃親之愛已而忘其敬者多故表而出之以為事親之戒

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鼎州久不歸侍嘗閲貴人歌

舞有詩云畫堂玉珮縈雲響不及桃源欸乃歌山谷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山谷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為親滌厠牏浣中裙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泊貶黔南不能與親俱則贈王郎詩云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贛上食蓮有感則曰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亦可見其孝誠矣余聞無瑕者可以戮人則其告稚川之語未為過也老杜送李舟詩非不歸重而其中亦不

能無譏焉所謂舟也衣絲衣告我欲速適倚門因有望歛裢就行役南登岑白華已見楚山碧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豈非譏其無方之遊耶孔子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則山谷少陵之詩皆有孔子之意也

王勃嘗言為人子者不可以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又以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故示助弟詩云自余反初服無情想高蓋報國情豈

忘從親心所大則勠於親亦可謂厚矣然不能立身持巳私匿官奴而殺之以致其父從坐遠適交阯豈得為孝乎孟子曰縱耳目之欲以為父母僇勠其近之矣

陳繹奉親至孝嘗作慶老堂以娛其母介甫贈之詩云種竹堂疑出冬筍暗用孟宗事湧寒泉暗用姜詩事

張劒州以太夫人喪劒州歸荆公予之詩并示女弟云烏辭反哺顛毛黑烏引思歸口舌丹又有張劒州至

飼一日以親憂罷詩云白頭反哺秦烏側流血思歸蜀鳥前所賦皆一時之事而語意重複如此何耶荊公初去臨川詩云馬頭西去百霑襟一望親庭更苦心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曾參赴調西闕時詩也非仲叔則自傷不能養口體不如曾參則自傷不能養志也人士一官所驅乃爾為志亦豈得已哉後又有詩云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正為此爾

唐人與親别而復歸謂之拜家慶盧象詩云上堂家慶

畢顧與親恩邇孟浩然詩云明朝拜家慶須著老萊
衣
謝師厚生女梅聖俞與之詩曰生男衆所喜生女衆所
醜生男走四鄰生女各張口男大守詩書女大逐鷄
狗又云何時某氏郎堂上拜媼叟蓋戲師厚也陳琳
杜甫詩及楊妃外傳其說異焉琳痛長城之役則曰
生男戒勿舉生女哺用脯杜甫傷關西之戍則曰生
女猶是嫁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楊妃專寵帝室金

印鹽綬寵遍於銛釗象服魚軒榮均於秦虢當時遂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為門楣之詠而樂天長恨歌亦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令師厚之女毓質儒門不過求賢士以為之配爾固不至負薪如翟婦餉春如孟光亦豈能預知其必大富貴光宗榮族如蒲涬之婦人乎宜其聖俞以為戲也

老杜北征詩云經年至茆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

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顔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方是時杜方脱身於萬死一生之地得見妻兒其情如是泊至秦中則有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之句至成都則有老妻憂坐痹幼女問頭風之句觀其情悰已非北征時比也及觀進艇詩則曰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江村詩則曰老妻畫紙為碁局稚子敲針作釣鈎其優游愉悦之情見於嬉戲之間則又異於在秦益時矣

白樂天元微之皆老而無子屢見於詩章樂天五十八歲始得阿崔微之五十一歲始得道保同時得嗣相與酬唱喜甚樂天詩云膩剃新胎髮香綳小繡襦玉牙開手爪蘇顆點肌膚微之云且有承家望誰論得力時又云嘉名稱道保乞姓號崔兒後崔兒三歲而亡白賦詩曰懷抱又空天默默依前重作鄧攸身傷哉微之五十三而亡按墓誌有子道護年三歲而卒以歲月攷之即道保也孟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皆

失之韓退之嘗有詩假天命以寛其憂三人者皆人豪而不能忘情如此信知割愛為難也若使學道者遭此則又何必黑衣巾者闖然入其戶而後喻哉

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篇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告儼等疏則曰鮑叔管仲同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而況同父之人哉則淵明之子未必賢也故杜子美論之曰有子賢與愚何

其掛懷抱然子美於諸子亦未為忘情者子美遣興詩云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又憶幼子詩云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憶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軒得家書云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元日示宗武云汝啼吾手戰觀此數詩於諸子鍾情尤甚於淵明矣山谷乃云杜子美困於三蜀蓋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譏宗武失學故寄之淵明爾俗人不知便為譏病所謂癡人面前

不得說夢也

李義山作驕兒詩時衮師方三四歲爾其末乃云兒慎勿學耶讀書求甲乙況今西與北羌戎正狂悖兒當速成大探雛入虎窟當為萬户侯勿守一經衮夫兵連既結生民塗炭以日為歲之時而乃望三四歲兒立功於二十年後所謂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者耶

元微之誨姪書云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家不曾於喧嘩縱觀至陝府詩乃有一生自

恣之語至云那知我少年深解酒中事能唱犯聲歌偏精變籌義含詞待殘拍吽噪擲骰盤等語則誨婬之言殆虛語也

錢起題杜牧林亭詩云不須耽小隱南阮在平津南阮謂杜悰也史載悰更立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快快不平以至於卒審爾則牧之豈肯受其料理哉然宗族貴官河潤者非一枯菀升沉時命存焉何至快快如是可以知牧之量不宏也

文選載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李善注謂兄喜秀才入軍而張銑謂叔夜弟不知其名考五詩或曰携我好仇或曰思我良朋或曰佳人不在皆非兄弟之稱善銑所注恐未必然爾

楊六尚書白樂天妻兄也初除東川節度代妻賀兄云覔得黔婁為妹婿可能空寄蜀茶來又寒食寄詩曰蠻旗似火行隨馬蜀妓如花坐遶身不使黔婁夫婦看誇張富貴向何人皆責望之言也

王福畤之子勔勮勃皆有才名故杜易簡稱爲三珠樹其後助劼勸又皆以文顯勃於兄弟之間極友愛自鄉還號詩云人生忽如客骨肉知何常願及百年内花蕚常相將無使棠棣廢取譬人無良觀此語意豈兄弟中有不相能者耶及觀誡功勁云欲不可縱爭不可常勿輕小忿將成大殃此二人者似非處於禮義之域者棠棣廢之詩疑爲此二人設也

陸機作詩贈賈謐幾三百言無非極其褒讃方謐用事

生死榮辱人如反覆手其褒讚亦何足怪然其間亦有寄意譏誚人未能推其意者按臧榮緒晉書謚父韓壽母賈充少女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謐襲封帝許之遂以謐為魯公則是賈謐非充子也故機詩云誕育洪胄纂戎於魯言誕育則以譏非已生也又曰惟漢有木曾不踰境謂橘踰淮則化為枳言如螟蛉之化蜾蠃無異也夫謚勢焰熏灼如此而機敢為庾詞以狎侮之真文人之習氣哉

晉嵇康贈弟秀才四言詩云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則以所欽為弟陸機贈從兄車騎詩云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則以所欽為兄又贈馮文羆詩云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則以所欽為友

魏武於諸子中獨愛植丁儀丁廙楊修之徒為植羽翼幾代太子丕而植狂性不自雕勵又太子御之有術故易宗之計不行盖非遜丕位也洎文帝即位植屢求試用不報益怏怏帝欲害之卞太后曰汝已殺任

城不得復殺東阿故止從貶爵則植豈能無怨懟乎
嘗觀植所作豫章行云他人雖同盟骨肉天性然周
公穆康叔管蔡則流言子臧遜千乘季札慕其賢意
謂巳素為武帝所愛忌之者衆故有管蔡流言之説
然乃自以季札為比亦誣矣豈其掠美之言哉
月輪當空天下之所共視故謝莊有隔千里兮共明月
之句蓋言人雖異處而月則同瞻也老杜當兵戈騷
屑之際與其妻各居一方自人情觀之豈能免閨門

之念而他詩未嘗一及之至於明月之下則遐想長思屢形詩什月夜詩云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繼之曰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一百五日夜對月云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繼之曰仳離放紅蘂想像嚬青蛾江月詩云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繼之曰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嚬其數致意於閨門如此其亦謝莊之意乎顏延之對孝武乃有莊始知隔千里

明月

予曾祖通議兄弟四人取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義作四并堂於東園故通議詩云華圃控弦秋習射寒窗留燭夜抄書良辰美景饒心事歡日相并樂起予先祖清孝公兄弟六人取三荆同株之義作倍荆亭于西園當時篇詠無存者清孝安遇集中有倍荆亭記其畧云西推輸無亭觀闕 欲糾合叔季同耳目之適於是基盈尺之高宇一筵之廣列楹為亭號曰倍荆至先人文康公罷官南陽適當兵擾復還

復樓奉伯父工部居焉別建二老堂於宅南秦望田里諸山皆在目植花竹於四隅命某日治饌往往樂飲竟日某嘗賦詩云去家纔隔水一股二老堂成三百弓鵁原暮下沙渚暖鴈行夜落霜天空竹根酌酒不妨醉花蔓斷詩如許工坐久與闌節竹杖出門人指兩仙翁

韻語陽秋卷十

韻語陽秋卷十一

宋　葛立方　撰

韓退之秋懷詩十一篇其一云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此陶淵明覺今是昨非之意似有所悟也然考他篇有曰低心逐時趨苦勉祗能暫又曰尚須勉其頑王事有朝請則進退之事尚未決也至第十篇云世累忽進慮外憂遂侵誠詰屈避語穽冥茫觸心兵敗虞千金棄得比寸草榮其籌慮世故尤深至第十一篇

云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爾生還不早則似有不遇時之歎也

李太白古風兩卷僅七十篇身欲為神仙者殆十三四或欲把芙蓉而躡太清或欲挾兩龍而凌倒景或欲留玉舄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遊八極或欲結交王子晉或欲髙挹衛叔卿或欲借白鹿於赤松子或欲餐金光於安期生豈非因賀季真有謫僊之目而固為是以信其説耶抑身不用鬱鬱不得志而思高

舉遠引耶嘗觀其所作梁甫吟首言釣叟遇文王又言酒徒遇高祖卒自歎已之不遇有云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人間門戶尚不可入則太清倒景豈易淩躡乎太白忤楊妃而去國所謂玉女起風雨者乃怨懟妃子之詞也其後又有飛龍引二首當是明皇仙去之後又有綵女玉女之句則怨之深矣

白樂天號為知理者而於仕宦升沈之際悲喜輙係之自中書舍人出知杭州未甚左也而其詩曰朝從紫禁歸暮出青門去又曰委順隨行止又曰退身江海應無用憂國朝廷自有賢自江州司馬為忠州刺史未為超也而其詩曰正聽山鳥向陽眠黄紙除書落枕前又云五十專城未是遲又云三車猶夕會五馬已晨裝及被召中書則曰紫微今日煙霞地赤嶺前年泥土身得水魚還動鱗鬣乘軒鶴亦長精神覩此

數詩是未能忘情於仕宦者東坡謫瓊州有詩云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要當如是爾

老杜省宿詩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葢憂君欲諫之心切則通夕為之不寐想其犯顏逆耳必不為身謀也杜牧之詩云昔事文皇帝叨官在諫垣奏章為得地斷齒負明恩金虎知難動毛氂亦恥言撩頭雖欲吐到口却成吞至與人論諫尤可怪謂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多是欲鉗天下忠義

之口有臣如牧國家奚望哉然唐史乃謂牧之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指陳利害尤切何耶

郎官之選唐朝尤重順宗初政柳子厚為禮部郎與蕭俛書云僕年三十三年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杜子美一檢校工部爾而詩中數及之銜詫不已如贈蘇徯云為郎未為賤其奈病疾攻寄薛據云雖云尚書郎不及村野人復怨云才覺省郎在家須農事

歸而入六弟宅云今弟雄軍佐凡才汚省郎如此類不可勝數鄭谷自好稱老郎贈秀上人詩云唯恐興來飛錫去老郎無路更追攀訪策禪者詩云初塵芸閣辭禪閣却訪支郎是老郎春陰詩云舞燕歌鶯莫相認老郎心是老僧心是也至於轉正郎則云止陪鴛鷺居清秩濫應星辰涗上天省中作則云未如何遂無佳句若比馮唐是壯年是亦未免於衒詫者

晉樂廣曰人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噉鐵杵以無想

因也自樂論之則凡夢皆出於想爾而商浩乃曰官本臭腐故將官而夢尸是豈出於想耶周官有六夢葢非止於思而已劉發方赴舉也秦少游夢有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歳發首薦少游以詩賀之曰世傳夢凶嘗得吉神物戲人良有旨全美聲名海縣聞閉久當開乃其理少游所原乃一時褒美贊喜之詞非商浩之意也東坡云世衰道微士失巳得喪悲歡反其故草袍蘆篳相嫵媚飲食嬉遊事羣聚

曲江船舫月燈毬是謂舁殯而歌墓其末又有故令將仕夢發棺勸子勿為官所腐之語全篇二百餘言皆用浩意可謂巧於遣詞者矣

柳子厚可謂一世窮人矣永貞之初得一禮部郎席不煖即斥去為永州司馬在貶所歷十一年至憲宗元和十年例召至京師喜而成詠所謂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荊扉又云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是也既至都乃復不得用以柳州去由永至京已四

千里自京徂郴又復六千往返殆萬里矣故贈劉夢得詩云十年顦顇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贈宗一詩云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是也嗚呼子厚之窮極矣觀贈李夷簡書云曩者齒少心鋭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限於大阨窮躓隕墜廢為孤囚日號而望十四年矣當時同貶之士程异為宰相而夢得亦得召用則子厚望歸之心為如何然竟不生還畢命於蛇虺瘴癘之區可勝歎哉韓退之有言

曰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以力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得所願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

韋應物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赤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驪山感懷詩云我念綺襦歲扈從當太平小臣職前驅馳道出灞亭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游幸年身騎廄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則天寶巡幸之

時應物已在扈從之數年始十五爾王欽臣疑為三衛官然史無有及觀應物白沙亭逢吳叟歌云問之執戟亦先朝零落艱難却負樵親觀文物蒙雨露見我昔年侍丹霄謂之執戟則亦三衛之類欽臣豈據是耶

歐陽永叔詩文中好說金帶初寒詩云若能知此樂何必戀腰金寄江十詩云白髮乘兩鬢黄金腰九環答王禹玉詩云喜君新賜黄金帶顧我宜為白髮翁而謝

表又云頭垂兩鬢之霜毛腰束九環之金帶或謂未免矜服銜寵而況下於金帶者乎杜子美白樂天皆詩豪器識皆不凡得一緋衫何足道而詩句及之不一何耶子美詩云𢹂帶看朱紱開箱覩黑裘贈盧參謀云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腰江村詩云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樂天寄荔子詩云映我緋衫渾不見對公銀印最相鮮初除忠州云魚綴白金隨步躍鵠銜紅綬遶身飛又云徒使花袍紅似火真如蓬鬢白

成綠脫刺史緋云便留朱紱還鈴閣却著青袍侍玉
蜍加朝散大夫得品緋云五品足為婚嫁主緋袍著
了好歸田又云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蒞命服章
身人情所甚喜故聲心所發如是退之云峩峩進賢
冠耿耿水蒼珮章服非不好不與德相對其必有以
稱之哉

觀王昌齡詩仕進之心可謂切矣贈馮六云雲龍未相
感干謁亦已屢從軍行云雖投定遠筆未坐將軍樹

至於沙苑渡之作乃有孤舟未得濟入夢在何年之句是以傳說自期也亦何愚哉按史昌齡為汜水尉以不護細行貶龍標尉傳說所為顧如是乎昌齡未第時岑參贈之詩曰潛虯且深盤黃鶴舉未晚既登第而謫官也參又贈之詩曰王兄尚謫官屢見秋雲生黃鶴垂兩翅徘徊且悲鳴後昌齡以世亂還鄉為閭丘曉所殺則所謂黃鶴者竟不能高舉矣

蘇子由自績溪被召除校書郎元祐之初年也山谷和

王定國詩云后皇蒔嘉橘中歲多成枳佳人來何時天為啓玉齒言欲子由變熈豐人才也和子由病起被召詩云方來立本朝獻納繼晨暝必開曲笑謀滿慰傾耳聽言欲子由變熈豐法令也其措意如此然官不得至侍從謫黜移戎流離困躓豈非命哉至建中靖國之初雜用熈豐元祐人才山谷喜而成詩云維摩老子五十七天子大聖初元年傳聞有意用幽友病著不能朝日邊後雖有銓曹之召不旋踵又有

宜州之行有才無命如山谷者眞可憫也

孔子曰富貴在天則所謂富貴者豈可以倖取乎潘岳急於進取乾没不休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其為人何如也觀其作閑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為巧官之目遂慨然歎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觀岳此語尚恨巧之未至耶其作河陽縣詩則曰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其作懐縣詩則

曰自我違京輦四載迄於斯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其坐馳京闕渴心固已生塵矣而任官卒不達誠可以為馳騖者之戒也嘗自叙云自弱冠涉於知命之年八徙官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雖通塞有命抑拙者之效也岳誠知此豈肯遽下賈謐之拜哉

李商隱九日詩云曾共山翁把酒時霜天白菊遶階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

蓿空教楚客詠江蘺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閤無因
再得窺蓋令狐楚與商隱素厚楚卒子綯位致通顯
畧不收顧故商隱怨而有作然實商隱自取之也且
商隱妻父王茂元與所依鄭亞皆李德裕黨也商隱
與二人暱甚故綯以為忘家恩放利偷合者是綯惡
其異已也後綯當國商隱亦歸窮自解綯雖與一太
學博士然商隱亦厚顏矣唐之朋黨延及搢紳四十
年而二李為之首至綯而滋熾綯之忘商隱是不能

念親商隱之望綺是不能揆巳也

杜子美云鍾鼎山林各天性天性之所欲夫豈可强也哉白樂天前有讀史詩云馬遷下蠶室嵇康就囹圄當彼戮辱時奮飛無翅羽商山有黄綺潁川有巢許何不從之游超然離網罟後又有詠史詩云秦磨利刀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酈其可憐黄綺入商洛閒卧白雲歌紫芝二詩意絶相類但未知樂天果能捨彼而就此否世之人乾没於名利之場鮮不陷於禍難

樂天之論真可書紳
意在退處者雖饑寒而不辭意在進為者雖沓貪而不
顧皆一曲之士也高適嘗云吾謀適可用天路豈寥
廓不然買山田一身與耕鑿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何
常之有哉適有贈別李少府云余亦惬所從漁樵十
二年種瓜漆園裏鑿井盧門邊贈韋參軍云布衣不
得干明主東過梁宋無寸土兎苑為農歲不登鴈池
垂釣心常苦其生理可謂窄矣及宋州刺史張九臯

奇其人舉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則曰此時也得辭漁樵青袍裹身荷聖朝午犁釣竿不復見縣人邑吏來相邀則是不堪漁樵之艱窘而喜求官之微祿也一不得志則捨之而去何耶封丘詩云我本漁樵孟瀦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其末句云乃知梅福徒為爾轉憶陶潛歸去來則不堪作吏之卑辱而復思孟瀦之漁樵也韓退之云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其此之謂乎

元和中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力請於前逢吉王涯力請於後唯裴度以謂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為大患又自請以身督戰誓不與賊俱存王建所謂桐柏水西賊星落梟雛夜飛林木惡相國刻日波濤清當朝自請東西征是也憲宗御通化門臨遣賜度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為衛王建詩所謂同時賜馬並賜衣御樓看帶弓刀發馬前猛士三百人金書左右紅旗新是也未幾李愬夜入縣瓠城縛吳

元濟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洄曲降卒萬人徐進撫定則韓愈平淮西碑言之詳矣桃林夜捷愈賀度詩云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度自蔡入覲塗中重拜台司命作詩云鵷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觀度之功如此憲宗儻能終始用之諸藩當股栗不暇而敢桀乎乃信用程异皇甫鎛之徒乘釁鐫詆使度卒不能安於相位歟度嘗有詩云有意效承平無功答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道直

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
長懸照蒼蠅慢發聲嵩陽舊田里終使謝歸耕觀此
則已無經世之意也
李白贈王歷陽詩云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辮猛虎
鬚君看昔日汝南市白頭僊人隱玉壺則意在隱遁
也又行路難云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
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則意在進為也
達人大觀流行坎止何常之有哉

東坡以侍讀爲禮部尚書時正得志之秋而陳無已寄其詩乃云經目向來須老手有懷何必到壺頭遥知丹地開黄卷解記清波泛白鷗是勸其早休也洎坡知定州時事變矣又爲詩勸之曰功名不朽聊逋納海道無違具一舟坡未能用其語而已有南遷絶海之讖矣所謂海道無違具一舟者葢用坡所作八聲甘州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之意以勤公而不知二句皆成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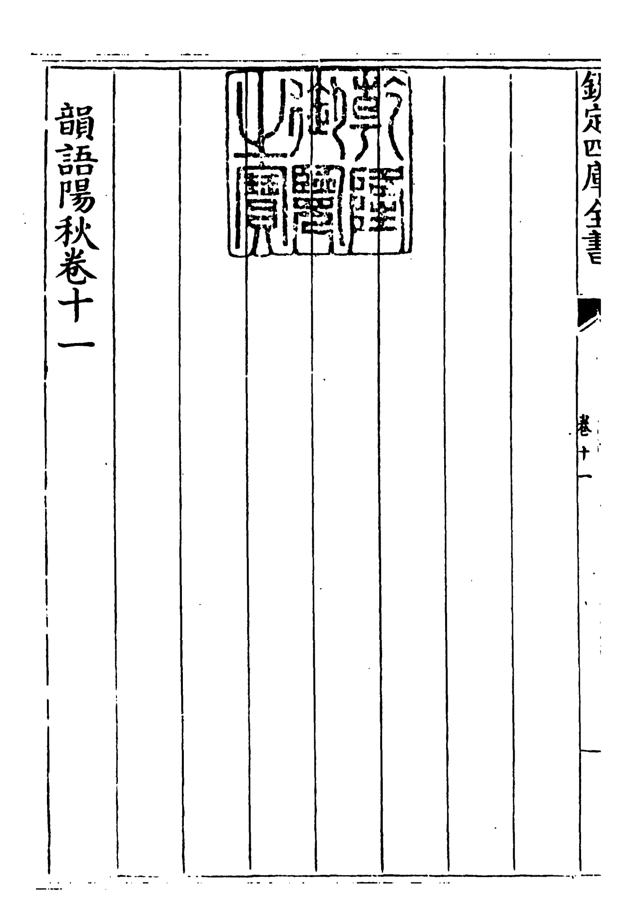
烏重胤之節度河陽也求賢者以為之屬乃得石洪處士為參謀韓退之送之序又為詩曰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蓋吏非吏隱非隱故於洪有譏焉後有寄盧仝詩云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其意與前詩同昔人有門一杜其可開之語宜乎韓子以洪與溫造同科而獨尊盧仝也

方干隱居鑑湖任情於漁釣似無心於仕宦者觀山中

言事詩云山陰釣叟無知已窺鏡揚多鬚鬢欲空別胡
中丞云吹噓若自毫端出羽翼應從肉上生等語豈
全能忘情者耶羅隱題其詩云九霄無鶴版雙鬢老
漁樵葢亦借其隱道之言爾
王績作被召謝病詩云横裁桑節仗直翦竹皮巾鶴
琴亭夜鶯啼酒甕春顔田惟樂道原憲豈傷貧觀此數
語又豈以招聘為喜乎獨坐詩云託身千載下聊遊
萬物初欲令無作有翻覺實成虛詠懷詩云故鄉行

處是虛室坐間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贈薛收詩云賴有此山僧教我似真如使我視聽遺自覺塵累袪則又知績有得於佛氏者甚深也

昔太公釣於渭水之濱而李白以為釣位所謂磨張三千六百釣風期時與文王親是也嚴光釣於七里之瀨而李白以為釣名所謂祇將溪畔一竿竹釣却人間萬古名是也是又烏足以語聖賢



韻語陽秋卷十一